1.

黄仁俊是一个很迷信的人。

周六休息，黄仁俊开车去找钟辰乐吃饭的时候，路上突然开始眼皮狂跳。

等红灯的时候黄仁俊给钟辰乐发了条语音。

“右眼狂跳是跳财还是跳灾来着？”

“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黄仁俊听完思考了两秒钟，打了右闪拐进商场停车场。

钟辰乐站在马路牙子上等黄仁俊，下半张脸埋在高领毛衣里面，看到黄仁俊骑着共享单车晃晃悠悠过来的时候眼睛瞪得平时两倍大。

“你特么管这个叫开车来接我去吃饭啊？？？”钟辰乐也顾不得今天大风蓝色预警，伸长脖子冲黄仁俊吼，结果被冷风呛得直咳嗽。

黄仁俊一手抓着胸前大衣，单手骑得歪歪扭扭总算是到了钟辰乐面前。

“别叫了……咳……我本来开了，结果我突然右眼跳个不停。”黄仁俊声音也冻得直哆嗦。

“然后你就因为这个把车扔路上了？”钟辰乐觉得风吹久了脑壳子疼得慌。

黄仁俊吸吸鼻子：“那不至于，我停商场底下去了。大过年的别刮了蹭了。”

钟辰乐冻得在原地蹦跶：“你干嘛不打的来？大冬天的还骑车……”

“没带充电宝，冻关机了。”黄仁俊晃晃黑屏的手机，“还好带了交通卡。”

“我服。”钟辰乐冲他比了个大拇指，“那待会买单岂不是也我来？”

“你就不能给我租个充电宝？”

黄仁俊和钟辰乐站在饭店“今日店休”的牌子前面。

“难怪你今天右眼在跳。”钟辰乐笑得毫无感情。

黄仁俊摸了摸眼睛：“也不至于吧。换个地方吃饭而已。”

吃火锅的时候火开得太大，辣锅咕嘟咕嘟滚个不停，炸开的汤泡泡不偏不倚溅在黄仁俊手上。

服务员连声道歉，忙不迭拿了毛巾和冰块过来。

黄仁俊愁眉苦脸看着袖子上的汤渍。

这件大衣今天第一次上身。

“跟你说了吃火锅把外套脱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你Gucci新买的吗？”钟辰乐把锅转了个方向，辣的一边朝着自己。

黄仁俊叹气：“早知道是吃火锅，傻子才穿新衣服。”

火锅店服务很到位，门口摆了一排衣物除味剂供客使用。

黄仁俊想也没想，从架子上拿过肉粉色的瓶子就从头到脚一顿狂喷，然后递给钟辰乐。

钟辰乐捂住鼻子后退：“你这个味道绝了，跟从水果糖浆里捞出来似的。”

黄仁俊闻到味才反应过来，盯着“peach blossom ”发呆。

是那个人喜欢的味道。

甜腻腻的香味配上一头扎眼的粉毛，水蜜桃本桃。

说话语气也是黏黏糊糊的，喊人名字的时候喜欢拖尾音。

“仁俊尼……”

黄仁俊猛地抬眼看向声音来源。

钟辰乐被他一脸肃杀吓了一跳，都忘了自己本来要说什么：“仁俊你……怎么这个表情？”

“没什么。”黄仁俊把刚刚的一切归结为幻听。

右眼又开始跳。

黄仁俊心烦意乱，随手拿起另一瓶打算往身上喷。

“你够了啊！这衣服真不想要了？”钟辰乐抢过来对着自己喷了两下。

黄仁俊捂着跳个不停的眼睛说什么也不肯开车，钟辰乐只能先开回黄仁俊家里再自己打车回家。

“哥，算我求你了，大冬天的你开个暖气也不耗油啊。”钟辰乐冷得只剩两个手指头捏住方向盘。

副驾车窗大开，黄仁俊脸都吹麻了：“不行，火锅味道太重，暖气一熏我这车就废了。”

“改天开了敞篷上内环飚一圈，别说火锅味，螺蛳粉的味道都能给你散得干干净净。”钟辰乐说话的时候牙关都在打战。

黄仁俊依旧迎风流泪。

钟辰乐猛踩油门，反正超速了也不扣我的分。

黄仁俊住得挺偏，钟辰乐打的车过来都要十五分钟。

钟辰乐窝在小区门口便利店里等车，无聊得拿起货架上薯片看保质期。

“拿包苏烟。”

熟悉的声音，钟辰乐从货架后面探出头。

本该回家的人站在收银台前，又随手拿了个打火机。

黄仁俊走出店门撕了包装就开始抽，一根接一根，也不管过没过肺，吸了就吐，还特意低头对着大衣吐烟。

钟辰乐隔着玻璃，默默帮他计数。

九分钟十根。

钟辰乐觉得自己鼻子里也插上两根都抽不了这么快。

“真想去味道你直接找个干洗店脱那里不就完了。”钟辰乐还是看不下去，走出去抢了黄仁俊手里的打火机。

“你怎么在这里？”黄仁俊愣了一下，“车还没来？”

钟辰乐一脸你说呢。

黄仁俊点点头：“我就不陪你等了，右眼跳得厉害，先回去了。”

兄弟情谊凉薄至此。

烟盒被攥得变形，钟辰乐冲他背影喊：“你手护着头吧！右眼跳成这样指不定走路上都掉个东西砸中你。”

砸吧，砸傻了也挺好的。

黄仁俊抬头看了看别人的阳台。

妈的，怎么连个花盆都没有。

2.

罗渽民坐在候机大厅摆弄着手机。

朴志晟把咖啡递给他：“你去S市是为了黄仁俊？”

“恩。”罗渽民抿了一口。

“我能跟你一起去见见他吗？”朴志晟再一次凑过去看屏保上银色头发的人。

照片看过不少，朴志晟愈发好奇是什么样的神仙能让罗渽民念念不忘到决定背井离乡。

罗渽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朴志晟以为他没有听到。

朴志晟还在长身体，啃完麦芬又跑去买甜甜圈。

罗渽民打开通讯录，第一行就是阿仁。

黄仁俊看到的时候对这个备注嫌弃得不行，总觉得跟三四十岁老大爷一样。

“备注而已。我平时哪有这么叫过你？”罗渽民挤过去，趁机打开前置相机摁了快门。

“呀罗渽民！删掉！”黄仁俊都没来得及好好摆个pose。

罗渽民置若罔闻，三两下设置了屏保：“不是挺好看的？”

黄仁俊仔细端详两秒才松开手：“我长得真帅。”

存阿仁这个名字，纯粹是因为A在字母里排第一。

罗渽民懒得去折腾什么星标联系人，“阿仁”可以稳稳当当的躺在最上面。

犹豫了两秒，罗渽民指尖还是点上那个被正主嫌弃的备注。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原来，我还在你的黑名单里面的啊。

广播里机械的女声在播报飞机晚点信息。

说着深感遗憾的话，但是没有一丝感情。

“看起来不到十点不会飞了。”朴志晟叹了口气瘫在座椅上，“渽民哥我们要不要去找个地方吃晚饭？你中午过后都没吃过东西。”

罗渽民点点头，收了数据线跟着朴志晟起身。

不得不说朴志晟是选饭店的鬼才。

机场餐厅千千万，排除万难也会选上一家烤肉店。

还是改良过后的烤肉店，肉都是烤好了再端上来。

罗渽民看着盘子里的五花肉。

因为不是现烤的，总归有一些蔫巴。

罗渽民本来就没什么食欲，这会更是不想动筷。

朴志晟还在催促着：“快吃啊哥，冷了不好吃。”

罗渽民夹了一块放进嘴里。

本该多汁软嫩的肉片冷了以后，硬邦邦，油腻腻。

罗渽民觉得反胃。

黄仁俊和罗渽民面对面坐着。

烤肉店里很热闹，左边桌的小姐姐凑在一起自拍，右边桌的同学聚会时不时就在碰杯。

人声鼎沸，嬉笑怒骂，一派欢乐的模样。

这一桌的安静显得格格不入。

只有烤盘上的肥牛还在滋滋作响。

油溅在手上，罗渽民跟失去知觉一样坐着，躲也不躲，丝毫没有抬手的意思。

肥牛边缘慢慢变焦发黑。

黄仁俊拿起筷子，夹了一半到罗渽民碗里。

蘸了酱料直接吃的感觉并不好。又烫嘴，又是烤糊了的味道。

黄仁俊被烫的舌尖发木，又拿了片生菜开始嚼。

冰凉的菜叶还带着水珠，但也不能缓解舌尖的疼痛。

“那就分手吧。”

黄仁俊以为自己会话都说不利索，但其实吐字清晰得很。

罗渽民终于动了，拿起筷子把碗里的肉都往嘴里塞，囫囵地咀嚼。

黄仁俊很少见到罗渽民这样大口吃饭的模样。

脸颊鼓鼓，是谁家的小松鼠成了精。

黄仁俊想笑，嘴角还没来得及提起，就想起来五分钟前自己刚刚提了分手。

最后只能维持着抿嘴的模样。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反正不会是我家的了。

罗渽民随便嚼了两下就全咽下去，还噎到了，端起可乐喝了半杯才缓过来。

“好。”

黄仁俊像是松了口气，拿起夹子开始烤肉：“最后一次一起吃饭了，我来烤吧。”

罗渽民吃得很饱，饱得回去两天都没再吃东西。

勉为其难吃下两块烤肉，总算是等到了泡菜汤。

罗渽民把盘子换到朴志晟面前，示意自己不吃了。

连喝两碗汤才有了些食欲。

烤肉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吃的东西。

没有之一。

罗渽民扒着白饭想。

上了飞机，罗渽民盯着舷窗外突然开口：“我不知道。”

“诶？什么？”

“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见我。”罗渽民收回目光，睫毛在眼睑上落下阴影，看起来有些消沉，“所以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见他。”

“没事的哥，我也就随口一说。”朴志晟答得敷衍，“enjoy your flight！”

罗渽民无语，朴志晟喜欢的爱豆代言了大韩航空，为了看个广告，哪怕航班延误率高达70%也坚持要买。

本来下午的航班果然到了晚上才能起飞。

罗渽民不喜欢在晚上出行，车窗外面黑漆漆的，四周都是一个样，会迷茫自己要去哪里。

城市的光亮逐渐变小，罗渽民头抵在玻璃上。

太黑了。

这次我要去哪里呢？

我要去找光。

去找仁俊。

仁俊，可以再一次照亮我的世界吗？

3.

黄仁俊陪着妈妈去采购年货，超市里碰到小时候的邻居。

“旦旦好久不见了啊！诶媳妇儿这是几个月啦？”黄仁俊妈妈热情的跟小夫妻唠嗑。

钱锟搂着老婆笑：“五个多月，估计夏天出生。”

“夏天好哦！姑娘啊我跟你说……”黄仁俊妈妈跟孕妇滔滔不绝。

钱锟跟黄仁俊打了招呼，低声问：“有对象了吗？”

黄仁俊摇头。

钱锟同情的拍拍他：“过年保重。”

黄仁俊想起来前几年钱锟抱头鼠窜的样子，点点头又摇摇头：“我去年跟家里出柜了。”

“那还好点。”钱锟想了想，还是继续说，“不过你也一个人好久了吧，有合适的可以接触接触。”

黄仁俊不知道该接什么，只能笑笑算是知道了。

合适的已经遇见过了，再看谁，都觉得不是对的人。

读书的时候还不能完全理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现在才体会到什么叫世界没了颜色。

能怪谁呢，都是自己的选择。

你还好吗？

今年过年，会不会有人陪你守岁？

回家路上，黄仁俊妈妈坐在副驾驶聊微信：“对了，到家给你看个照片，可以的话抽个空见一面。”

黄仁俊脚一滑，车子猛然加速，还好反应够快，在前车五公分的距离堪堪停住。

“知道自己这两天右眼一直在跳你还不小心点开车？！”黄妈妈被安全带勒得肩膀疼。

“不是，妈。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喜欢女生了？”黄仁俊想起去年挨的那顿打还心有余悸，后背隐隐作痛。

别看老妈中年发福了爬个楼梯都喊累，抄起家伙来那风采不减当年。

“知道啊，这次给你介绍的是个男孩子。”

黄仁俊觉得不是自己疯了就是妈妈疯了。

接受能力再强也不应该会把给儿子介绍男生这件事说得跟今晚吃饺子一样平淡吧。

右眼跳得跟神经出了问题一样。

黄仁俊想着年前得抽空去趟医院。

一定是因为右眼跳个不停，才会有这么多的倒霉事情。

4.

罗渽民刚下飞机，还在转盘前面等行李，同事的电话就来了。

“晚点了，刚落地。”

“好的，知道了。谢谢。”

“等我安顿好了再回拨给你。”

罗渽民找到了来接机的新同事。

新同事还挺热情，一边开车一边跟罗渽民聊天。

“我叫中本悠太，总部有安排宿舍，你跟我住一起。”

“好的，麻烦前辈了。”

“谈不上谈不上。”中本悠太摆手，“我也上个月刚调过来。”

后座的朴志晟挤了过来：“悠太哥你是怎么会调过来的呀？喜欢这个城市吗？”

“为了爱情。”中本悠太笑得自豪。

“诶？渽民哥也是。”

“兄弟啊！”中本悠太腾出一只手，罗渽民握住了象征性晃两下。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搬出去啊？我大概等开了春新房子收拾好就搬走。”

罗渽民习惯性的咬咬下唇：“不知道，我还没能联系上他。”

“这样。”中本悠太安静下来，又问朴志晟，“那你来干嘛的？”

“玩啊，悠太哥推荐点玩的地方吧！”

分手以后罗渽民还是跟平时一样上班下班，只不过周末的活动从和黄仁俊满世界撒欢变成了回父母跟前当孝子。

罗渽民妈妈看他坐在小板凳上仔仔细细的择菜，终究是看不下去。

“渽民啊……实在想他的话，就过去吧。”

“对象可以换，父母不能换。”罗渽民抬头冲妈妈温柔的笑笑。

“对象可以换，爸妈能换嘛？”坐在对面的黄仁俊捏捏眉心，满脸疲态。

罗渽民打开烟盒才发现已经空了，把盒子掼在茶几上：“黄仁俊，你是独生子，我也是。”

“我知道。”黄仁俊的声音很平静，“所以我不会要求你跟我走，你也不能要求我留在这里。”

罗渽民垂下头不去看他：“没有别的办法吗？”

黄仁俊在这里生活了三年，都听不太懂当地的方言：“你忍心让爸爸妈妈扔下现在的生活圈跟着你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吗？”

“你让我再想想。”罗渽民想起自家妈妈一天隔一天的找小姐妹搓麻将。

爱人在对面抱着头缩成一团，黄仁俊很想过去抱住他。

但最终黄仁俊还是起身回了书房。

我不是那个能永远给你温暖怀抱的人。

所以连片刻都不要给了，因为无济于事。

过了很久，罗渽民才抬头看向禁闭的书房门。

你说得对。其实我跟你一样自私。

父母和爱人，我也选父母。

罗渽民把择好菜的放进水池：“妈，我真的没事。”

我跟他不是没了对方就会活不下去的关系。

辛辛苦苦二十几年养大的孩子，两三年就被拐跑，不合适。

没有对方，我们也能过下去，不过就是过得闷一些罢了。

没事的。

罗渽民妈妈擦干了手，回房去拿了张存单给他。

“你哪来这么多钱？”罗渽民看到金额后面一堆零愣住了。

“我跟你爸身子骨硬朗得很，打算出去玩两年。”

罗渽民没明白这里头有什么关系。

“其实只要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妈妈揉揉罗渽民的头发，“所以我们娜娜，也该去找爱的人了。”

罗渽民想起高中的时候，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unconditional”。

“unconditional，无条件的，一般用来修饰love比较多，unconditional love，多指父母对子女的爱。”

“妈……”

罗渽民妈妈开始炒菜：“你赶紧收拾收拾准备滚吧，我跟你爸打算去马尔代夫过年。”

“……”今天已经是腊八了，妈妈你是不是也太急了一点。

还好年前集团里还有一波轮岗，罗渽民踩着ddl提交了换岗申请，才不至于大过年的成为流落街头的无业游民。

在中本悠太和朴志晟的帮助下，罗渽民很快整理好了家当，洗完澡回来一看朴志晟已经抱着自己枕头睡得七荤八素。

中本悠太还在客厅加班，罗渽民走过去：“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

“不要紧，我过两天要请假去见家长，所以赶赶工。”中本悠太合上电脑，眼里散发着八卦的光芒，“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吧。”

“额，也没什么好说的。”罗渽民挠挠头。

中本悠太也不勉强：“哪天一起吃饭啊？介绍我男朋友给你认识。”

“好。”

5.

黄仁俊瘫在沙发上，对着手机屏幕上的照片发呆。

“你看！男孩子对吧！”黄仁俊妈妈还在边上喋喋不休。

黄仁俊机械点头。

“长得也挺眉清目秀的啊！”

黄仁俊继续点头。

“家里条件也不错！”

黄仁俊点头到麻木。

“那你为什么不去见？？？”黄仁俊妈妈举起鸡毛掸子。

黄仁俊心里苦，但黄仁俊不能说。

这小伙子眉清目秀条件好是没错，可他一看就是个0。

这不就很巧，黄仁俊也是0。

老人家也不懂01这些东西，所以出柜的时候也没提到这个。

两个0相亲，能相出个屁来啊。

黄仁俊还在思考要怎么给妈妈科普01相关的知识，黄妈妈一掸子敲在沙发扶手上，黄仁俊条件反射跳起来站好：“我去我去！”

黄妈妈满意了。

我（wò）去。黄仁俊生无可恋，就当去应酬吧。

董思成发了条朋友圈。

【爷放假啦！！！快来找我玩！！！】



黄仁俊点了个赞。

董思成一个电话射了过来。

“你放假没？”

“放了。”

“出来耍啊！”

“耍毛！”黄仁俊有气无力，“你妈逼你相亲没啊？”

董思成沉默两秒，听起来有点严肃，“你说的这个妈逼，是语气助词还是主谓结构？”

“我觉得你对我可能有误解。”

“不，我觉得我对你了解得非常透彻。”

“滚！”

“诶诶别挂！说真的呀，明天约啊？”

“没空，相亲呢。”

“推了呗。你总归看不上的。”

黄仁俊一口气叹到西伯利亚：“推不掉。我妈祭出鸡毛掸子了。”

“emmmm……要是过得去就谈谈试试呢？”

黄仁俊看了看收拾桌子的妈妈，捂住话筒小声地说：“过不去，一看就是个0。”

“哈哈哈哈哈哈哈……”董思成爆笑，“在哪相亲啊！”

“中午，世金星巴克。”

“连饭都不吃啦？”

黄仁俊摁了摁右眼上贴的白纸条：“事情越少越好，我最近右眼跳得跟被电击一样，恨不得冬眠。”

“右眼跳灾啊兄弟。”董思成想了想，“介不介意我明天来围观你相亲？”

“来吧来吧，随意。”

“Ok。相完了正好一起吃个饭，认识一下我男朋友。”

黄仁俊愣住：“你他妈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

董思成心虚的咳嗽：“也就上个月，这不是带来给你见了吗！！！”

“明天午饭香樟花园。”

“死开！我看你像个花园！”

第二天黄仁俊大概拾掇一下就出门了。

相亲对象到的也很准时。

两个人还算有默契，买饮料的时候都只买了自己那份。

黄仁俊还在搅和冰美式里头的冰块，对方放下杯子作出握手的姿势：“初次见面，我叫李东赫。”

黄仁俊一边报名字一边漫不经心伸手。

身后又冒出一只手来，把自己整个手包在掌心里。

不是，八爪鱼嘛，拿来这么多手？？？

李东赫抬头看向黄仁俊身后，挑挑眉毛，“哇哦”了一声。

黄仁俊也侧过头想看看这个八爪鱼是谁。

罗渽民左手撑在椅背上，维持着附身把黄仁俊抓回来的姿势。

黄仁俊看到熟悉的侧脸那瞬间，跳得跟装了马达一样的右眼皮突然消停了。

6.

黄仁俊大脑里满屏的弹幕。

吃火锅算什么，被逼相亲算什么。

灾难原来在这里等着呢。

罗渽民不笑的时候很冷淡，紧抿的嘴角诉说着莫挨老子。

黄仁俊大气也不敢出，更别提动弹了。

董思成中本悠太在隔壁桌也是一脸懵逼。

还是李东赫打破了沉默：“嗨帅哥。你男朋友？”

罗渽民垂眼看了看黄仁俊，继续跟李东赫对视，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李东赫觉得有点意思，托着腮笑得恶劣：“看来不是。那不如考虑一下我？”

黄仁俊终于能把有些僵硬的脖子转回来，狠狠瞪了他一眼。

李东赫挑衅地抬抬下巴：“帅哥，你看他理都不理你。”

谁说我不理他？

黄仁俊翻转手腕就和罗渽民来了一个十指紧扣。

“好吧，你赢了。”李东赫冲黄仁俊比了个大拇指，拿起自己的饮料走了。

黄仁俊讪讪地松了力道，罗渽民握得更紧。

敌不动，我不动。

黄仁俊眼观鼻鼻观心，眼神专注得董思成以为咖啡杯里有什么绝世帅哥。

中本悠太怀着不知者无畏的精神，过去拍拍罗渽民肩膀：“你俩……认识？”

你不废话。

董思成在后面恨不得一脚踢死他。

罗渽民这才松开手站直：“嗯，认识。”

“哦，那什么，一起吃饭去？”中本悠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中本悠太之前就约了罗渽民一起吃午饭，结果晚上董思成打电话来说带他去看戏。

中本悠太有些为难：“winko啊，我约了我同事一起吃午饭的你忘了吗？”

“好像是哦。”董思成后知后觉，“你那同事介意多个人吗？我那兄弟是自来熟得很。”

中本悠太转头问罗渽民：“额，你介意跟两个陌生人一起吃饭嘛？”

罗渽民不忍拂了中本悠太的好意，再说一个陌生人和两个陌生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董思成看到中本悠太进来就冲他招了手，等到看清他身后的人是罗渽民，身体本能快于思考能力，手还举着就看了眼黄仁俊的方向。

罗渽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然后站在原地。

中本悠太本来还在跟他讲话，突然没了回应才发现他没跟上来，回头一看，罗渽民脸上竟然挂着轻浅的笑意。

找到你了，我的光。

“你在笑什么？”认识半个月，罗渽民给中本悠太的印象是大方得体但是不太亲近，这么生动的模样还是第一次见。

罗渽民笑着摇摇头，越过中本悠太走向董思成：“winwin哥。”

中本悠太满头问号，你怎么认识我男朋友的？

董思成觉得趁着黄仁俊没发现，自己还能抢救一下：“是渽民啊，那我们吃饭去吧。”

“不等仁俊一起吗？”罗渽民笑意更盛。

董思成想哭。

中本悠太你个棒槌怎么不告诉我你同事叫罗渽民！！！

7.

爱人相见，眼泪汪汪。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罗渽民已经不是爱人，但仇人也犯不上。

不过说不定罗渽民把自己当仇人呢？

毕竟分手还是自己提的。

分手以后也足够铁石心肠，断了一切罗渽民能联系上自己的办法。

人要怎样才能做到快刀斩乱麻？

全靠一鼓作气，一时气性。

逃回家以后黄仁俊彻底戒了酒。

黄仁俊怕自己喝醉以后会哭着打电话给罗渽民。

他知道罗渽民有多爱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多爱罗渽民。

那时候两个人都还不曾向家里出柜，电话一旦接通，不管是谁迁就谁，之前下的那么多决心都会变得可笑而没有意义。

所以黄仁俊开始抽烟，靠着橙红的火点子熬过一宿又一宿。

黄仁俊没有让别人知道自己失眠得厉害。

加害者再表现得惨惨戚戚，对被害者来说太残忍了一些。

朋友们只知道黄仁俊毅然决然要分手。私下里都在议论黄仁俊无情，正主本人也有听说过几个版本。

亲近如钟辰乐董思成，也只能从黄仁俊越来越大的烟瘾里勉强窥到一些端倪。

黄仁俊认真的思考这种时候加害者应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

甚至偷偷打开了百度。

罗渽民拿着菜单靠过来要一起看。

黄仁俊迅速摁下锁屏键。

因为桌面还是两个人的合照。

黄仁俊挂着虚假的微笑看菜单，心里狂骂董思成个猪为什么要让自己和罗渽民坐一边。

后来黄仁俊确实把这话骂出口了。

董思成抓了抱枕砸他：“小情侣不坐一顺边你是人？”

“分手重逢的旧爱坐一边你是人？”黄仁俊砸回去。

“那你们俩别和好啊！”董思成再砸。

这是后来的事情了，不重要。

重要的是先把这顿饭平和的吃完。

罗渽民指什么菜黄仁俊都点头说好。

内心有愧的董思成一个个勾着，勾到第十二个菜的时候终于受不了了，踩了中本悠太一脚让他出来控制局面。

中本悠太这会摸出了一些门道，清清嗓子：“渽民啊，我们就四个人，吃不下那么多。”

罗渽民抬起头，董思成忙不迭把菜单和笔递了过去。

“也是，吃不完浪费。”罗渽民看了看勾起来的菜，随手搭住黄仁俊的肩拉近距离，“仁俊看看，哪几个去掉。”

许久没和人有过这么亲密肢体接触的人笑容僵硬：“我都行。”

罗渽民看了他一眼，按记忆里黄仁俊的口味重新点了一遍菜。

一顿饭，董思成吃得味同嚼蜡。

中本悠太吃得津津有味，还夸罗渽民点菜水平好。

罗渽民没说好吃，也没说不好吃。

黄仁俊跟饿死鬼投胎一样，上来什么就拼命往碗里扒。

赶紧吃，吃完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罗渽民看吃得差不多了，主动拿了账单要结账。

黄仁俊也顾不得礼貌，试图趁着中本悠太跟他纠结谁扫码的时候拔腿就跑。

“仁俊去哪里？”罗渽民身手矫捷加上蛇皮走位，一边抢到了账单一边拦住黄仁俊。

黄仁俊用眼神向董思成求救。

当初分手那会董思成就没多劝什么，这会更加不想掺和他俩的破事。

黄仁俊主导欲强，护犊子属性更强。

掺和进去帮了罗渽民，结局不如黄仁俊的意，肯定要背锅。

掺和进去帮了黄仁俊，把罗渽民弄得惨兮兮，更加要背锅。

董思成看得很透，这俩同框的时候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所以董思成压根不管黄仁俊，扯着中本悠太的外套一路小跑就不见了。

黄仁俊笑得尴尬：“多谢款待，我先走……”

“我们谈谈吧。”罗渽民打断了他。

8.

黄仁俊看出来今天是逃不掉一通促膝长谈了。

其实看到罗渽民会出现在自己面前，黄仁俊心里大概也有了大概的猜测。

但黄仁俊不敢想下去。

害怕失望的话，那就不要抱有希望。

不是没有幻想过有一天罗渽民回来到自己面前。

也不是没有冲动着买了回去G市的机票。

最终还是倒了满满当当的烟灰缸回来，取消订单。

黄仁俊不是不知道尼古丁对身体有害。

但也是真的需要烟草来麻痹神经。

名为想念的情绪比尼古丁更毒。

钟辰乐最初还企图逼他戒烟，时间久了也就放弃了。

钟辰乐曾经私下跟董思成吐槽，仁俊那家伙把自己逼成那样，没去吸毒我就谢天谢地了。

董思成一巴掌拍开他的大头，别特么瞎扯淡。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自暴自弃的黄仁俊干脆把罗渽民带回了家。

鬼知道罗渽民要跟自己弹钢琴还是弹电吉他。

S市就这么巴掌点大地方，指不定还会碰到亲戚朋友，万一被听去了传到老妈耳朵里，别想有安生日子过。

黄仁俊自我开解着给罗渽民拿了拖鞋。

罗渽民打量了一下黄仁俊的家。

屋子里的生活用品都是一人份的。

还好，没有来晚。

“我今天是不是搅黄了你的相亲？”罗渽民一本正经的发问。

黄仁俊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手一抖，茉莉花茶洒了一桌子。

靠，老子重金置办的茶叶。

“没事。”黄仁俊把桌上的茶叶拢进罗渽民杯子里，“倒是你，来了S市怎么都不找我，好歹朋友一场。”

黄仁俊在内心给自己颁小金人。

好一个朋友啊，真棒。

罗渽民接过茶杯，顿了两秒又抬起头：“我都看到了哦。”

“嗯？”黄仁俊端着得体的微笑。

“茶叶。”罗渽民笑笑，然后喝了一口，“仁俊尼还是喜欢恶作剧。”

黄仁俊没想到被看到了，把自己的杯子跟罗渽民的换了一下：“知道你还喝。”

“反正你每天早晚都会擦桌子的。”罗渽民满不在乎。

黄仁俊没想到他还记得自己的习惯，有些不知所措，也低头抿了口茶，然后想起来这杯子罗渽民刚刚喝过。

黄仁俊，冷静点，想想小金人。

“不过我不想道歉。”罗渽民支着头，直勾勾的看黄仁俊。

“道什么歉？”黄仁俊有点懵，跟不上节奏。

罗渽民抓住黄仁俊膝盖上的拳头，强迫他展开手掌，手指挤进黄仁俊指间，十指相扣。

“搅黄你的相亲，我不道歉。”

黄仁俊笑了：“没事，我的相亲不用你搅和也都是黄的。”

“以后不许去相亲了。”

“为什么？”

“你那是出轨。”罗渽民撒娇一般晃了晃两人交握的手。

黄仁俊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说什么。

罗渽民知道他的意思，挪到黄仁俊边上抱住他：“我来了，不走了。以后我们都不分开了。”

“可你爸妈……”

“我爸妈都知道的。他们让我来的。他们也想我们过得好。”

黄仁俊有些哽咽：“对不起……”

罗渽民哄着他：“知道对不起就好，以后好好补偿我吧。”

9.

爱情是个奇妙的东西。

哪怕两三年没有联系，两个人还是出奇的合拍。

黄妈妈收到黄仁俊短信说今晚会带个朋友回来吃饭的时候还挺高兴的。

如果是钟辰乐或者董思成，黄仁俊都会直接说名字。

这次是朋友，怎么想都只有今天的相亲对象了。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黄妈妈哼着歌想要给这次相亲的媒人去买十八个蹄髈。

以至于罗渽民进门的时候黄妈妈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啊你下次自拍别用那滤镜了，照片比真人可黑太多了。”

黄仁俊在边上说：“妈你仔细看看他俩不是一个人。”

黄妈妈傻了眼。

一顿饭下来，喝高了的黄爸爸拍着罗渽民的肩膀喊儿媳妇。

罗渽民面不改色心不跳的闷了杯子里的白酒。

黄妈妈把黄仁俊拉进卧室，满脸严肃。

黄仁俊想不通罗渽民这个条件妈妈还会有哪里不满意。

明明之前还说过只要是个人就行。

“老实交代，你们两个谁攻谁受？”

“不是，妈。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黄仁俊震惊了。

“你跟我坦白以后我去了解了一下。你别说那小说还挺好看的……”黄妈妈想起正事，“问你话呢！”

黄仁俊垂死挣扎：“妈你都看了些啥？”

“这我哪数得清呢？”

“那您觉得我们俩，谁攻谁受？”

黄妈妈叹了口气：“我看那孩子挺像阮南烛，人高马大，貌美如花。”

“阮南烛是啥？”

“是一个长得漂亮又痴情的攻。”

好像还挺贴切的。黄仁俊点点头。

“我儿子竟然是个受。”黄妈妈神情黯然的拍拍黄仁俊胳膊，“都把人孩子拐来了，那你们俩好好过吧，别辜负他家大人一番苦心。”

罗渽民回到家躺在沙发上，抓起茶几上的纸条玩弄：“仁俊尼~这个白纸是什么？”

“贴眼皮上的，眼皮子跳的话贴个白纸条就算是白跳了。”

俗话说右眼跳灾，相过亲都能转头看到前男友，大概没有比这更惨的灾难了。

罗渽民还在睡，黄仁俊弯腰亲亲他额头。

早上好啊，亲爱的。

END